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二十九  
至四十



13  
849  
179



849  
179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一十七

直諫第六

魏董尋為司徒軍議掾景初元年明帝於芳林園大  
起土山植竹樹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  
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  
人婢天生忠直雖白丹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士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五十三

冊月元龜 直諫六  
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  
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  
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  
土山洲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叅倍於殿舍  
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  
者以殿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  
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  
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  
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  
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是者乎又誰當  
千萬乘以死為戲乎臣今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九牛  
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為世辭臣  
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  
尋不畏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

明帝取農民以理宮室典農母丘儉上疏曰臣愚以  
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  
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張茂為太子舍人青龍中大理雒陽宮納士民妻女

茂以吳蜀數動諸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好  
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  
者還以配士旣聽以生口自贖簡選其姿首者內之  
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  
切錄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  
臣請議之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  
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  
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  
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  
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則假貸貫

贖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得婦者未有歡心  
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  
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  
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  
猶將不給况復有宮庭非負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  
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  
信方士掘地爲海聚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  
與爭者爾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  
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疆  
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

以安天下者而乃奪靡是務中尙方純作玩弄之物  
炫耀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  
騁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  
事臣竊惟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  
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  
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  
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視  
不待誅而自伏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  
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  
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

書以聽諫篇爲善詔曰是也擢臣爲太子舍人且臣  
爲書譏爲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  
此爲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嘗恐至死無  
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  
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高堂隆爲散騎嘗侍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  
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  
之聖制旣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州  
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  
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

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典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措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沒大鐘既鑄周景以斃存亡之機嘗繇斯任安在察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循領太史令有星孛于太辰隆上疏曰凡

帝王徙都立邑必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宮室爲後今圓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宮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官人之用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畧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與人作頌則響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也夫采椽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曼蔡商辛之所以犯

冊府元龜 卷之六 諫六  
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  
前天慧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座而干紫微此乃皇  
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  
鄭重欲必覺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祇  
從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  
怒景帝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  
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茂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  
極之北鑄作黃龍鳳凰奇偉之獸飾金墉凌雲臺凌  
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學生莫不展  
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山陵

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諫曰蓋天地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鑑也穀帛乃士民  
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畊以  
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  
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理之績用  
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載災肯之  
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  
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差等君子小人物有報  
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

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  
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姬煦養育故稱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  
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  
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  
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兢兢業業惟恐有違然後  
理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  
期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  
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  
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倫論之夫

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  
交爭于此欲強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禁則放溢  
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  
成非穀帛不立苟情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  
求勞求竝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繇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  
將以遠害而興理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  
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  
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竝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  
租賦不理玩好動咨若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



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竝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議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爲不亡然後

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文  
帝稱爲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  
天下倒懸可謂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謂長歎  
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  
畜外有強敵六軍暴遘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  
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俸祿  
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  
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人兼各於舊其所出與  
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  
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

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費是奪其命矣旣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其坐廊廟理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實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其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日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

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王肅爲散騎嘗侍明帝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謂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肅抗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旣沒新穀旣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軍畢惟泰極

已前功夫尙大方向盛寒疾疾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憇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嘗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與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

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雒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倘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知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不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躡警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

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禽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

王基爲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官室百姓勞瘁基上疏

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儉約俾不至於生是患者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淨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簡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兢社稷之憂也使賈誼

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衛覬爲尙書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强所不能人臣言之旣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言此四者君上之無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也順之者愛之所繇來逆意者惡之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理政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

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况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理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彫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飾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後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竝用籌策計

較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繇恐不及而  
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  
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  
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  
武有求於露而繇尙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  
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魏歷  
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

蜀譙周爲太子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  
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跨州據郡欲弄神  
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

其德之厚薄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  
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游獵飲食  
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  
不能爲遂務理寬獄節儉飲食勤遵法度故北州歌  
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  
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  
河其餘望風慕德者邛彤耿純劉楨之徒至于輿病  
齋棺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強屠王郎  
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雒陽嘗欲小出車  
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數出卽

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雒陽但遣寇恂  
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  
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卽降遂至潁川竟如  
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  
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  
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  
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曾閔不遇也  
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  
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  
大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輓者其善術苦不

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  
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  
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  
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官所增造但  
修奉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

吳張紘爲長史大帝征合肥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  
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  
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擐旗威震敵  
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  
霸王之計大帝納紘言而止旣還明年將復出軍紘

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爲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傾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植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

薛綜爲尚書僕射公孫淵降吳而復叛大帝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係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按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腹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繇斯喜拒以無所

取材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郭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徃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埔穀稼不植民習鞍馬轉徙無嘗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其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混濘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嘗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計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



下善生流種轉相滂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  
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承平喪亂康此民物嘉  
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  
東自弊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  
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  
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  
甘味寢棄安席者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忿赫斯之怒  
遵乘橋之安遠履水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  
羣臣多諫權遂不行

陸瑁爲選曹尚書大帝念公孫淵之狙詐反覆欲親  
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  
嘗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嘗不可保  
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  
國家所謂不愛貨寶遠以爵命加之者非嘉其德義  
也誠欲納誘愚筭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  
此乃荒貌嘗能豈足深怪昔漢諸君亦嘗銳意以事  
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  
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  
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  
壤接地連苟有聞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

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  
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循虜所願  
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  
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  
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强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  
行人雖多難行悉用加以單步負糧輕遠深入賊地  
多馬邀截無嘗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  
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遁或難卒滅使  
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  
帝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

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  
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  
率湏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隣敵之闕  
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  
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  
食之計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  
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  
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任計  
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帝再覽瑁  
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

顧譚爲平尚書事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上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坐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旣悅懌夫人以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繇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爲驃騎將軍時中書呂壹典較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較適扶細微吹毛求瑕重按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皋陶作士呂侯贖刑張子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繇此與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目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

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  
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僚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  
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  
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  
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  
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  
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嘗潘濬深貴重臣  
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  
之計可謂心替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  
官監其所司責其功效課其負殿此三者思慮不到

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懸賞則顯善  
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于法術則何功而不  
成何事而不辦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觀哉若今郡  
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  
竊聞諸縣竝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  
緣御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  
以爲可一切罷省帝亦覺悟遂誅呂壹騰前後薦達  
屈滯救解患難言數十上帝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  
言多蒙濬賴

羊銜爲督軍使者時太子和與弟魯王霸不睦銜上

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竝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走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旣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視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願

願之至願也或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九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或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與將爲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鐘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

華覈爲中書丞時孫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竝廢覈上疏諫曰

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憲去慘毒之苛政歸  
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公  
室當此之時皆以爲秦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  
誼有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  
曰今時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  
及災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  
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  
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  
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  
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

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  
哭比今爲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爲急大皇帝覽前  
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  
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  
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強臣專政上詭天時  
下違衆議亡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  
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痍之餘衆  
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  
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方積穀養民專  
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

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石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嘗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昔海行徂於往年鈔盜無日今竟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運也誠宜除建立之役先備預之計勉興植之業為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

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升而戰士已困矣昔大戍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為災景公下從瞽皮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為愚蔽誤忝近侍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逃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為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

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揚市  
上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轉  
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  
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  
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  
有天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  
巳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  
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禹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  
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禁授之上  
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名離民或有不至者

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竝到大衆  
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  
兵北土所難欲以一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  
惜之如此宮成死叛十五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  
到萬人則倍增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  
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  
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  
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  
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強大而忽農亡畜今雖頗種  
植間者大水泥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獲而長吏怖期



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  
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  
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  
而北敵犯疆使司名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  
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懷懷昧犯  
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覈遷東觀令領右國史  
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  
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  
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  
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

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促送  
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  
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  
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  
專心農桑故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  
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  
戰農人廢兩敵之務士女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  
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  
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  
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

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滋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竝繡文黼黻轉相倣倣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儉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益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

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二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彩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彩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然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西河無虞猶以雕

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况今六合分番豺狼充路兵不離強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一十八

直諫第七

吳賀邵為中書令時孫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焰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

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僞相質  
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  
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  
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  
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  
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  
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竊聞順意之辭將謂  
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  
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  
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

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  
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  
臣眩曜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  
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嘗侍王蕃忠恪  
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  
先帝舊臣偶有逆忤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  
諱陛下猥發雷電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  
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  
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  
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

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闈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事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預霜參之典籍皆陰氣凌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觀覽書傳驗諸行事蕃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

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誦下追二君禳菑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又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旨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

罪負嚴刑峻法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特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賑恤窮乏省諸不急濫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矣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無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

已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太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繇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係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嘗吉凶繇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綬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

業任授失人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儆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

晉秦秀爲博士時王濬有平吳之勲而爲王渾所譖毀武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秀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太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

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能借天子萬乘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寔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遽與計較乎

武帝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尚書左僕射散騎常侍王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

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議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二之臣且攸爲人修潔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豫王政傷母弟至親之休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伯俊各處方任在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

是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后妃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隄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王琬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補納廣



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今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佞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每盡善莫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

庾粲爲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粲與太叔廣劉暉繆蔚郭頤秦秀傅琛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啟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

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帝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

不在庭先儒以爲賤妨貴少凌長遠問親新聞舊小  
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  
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  
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室公族之本而去之諺  
所謂鹿焉而縱尋斧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宐以  
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嘗職不賢邪不宐大啓土宇  
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問以方任  
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  
後命名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  
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

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  
章矣專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嘗鄭默博士祭  
酒曹志竝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  
大怒專等竝除名又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輔內  
朝政不可之藩祭酒曹志魏曹植之子嘗恨其父不  
得志於魏因滄然嘆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  
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  
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  
三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  
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

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  
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墜  
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謫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  
豈與名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  
朝剝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榦植不強枝葉不  
茂骨體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  
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  
當與天下議之故天聰明自我人聰明秦魏欲獨擅  
其威而財得役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爲之用  
齊自聖主之深恩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

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  
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  
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必  
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  
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  
太嘗鄭默於是有人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  
公還第

裴頠爲左僕射侍中惠帝時以陳準子康韓蔚子嵩  
竝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  
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康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

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足光  
闡遐風之弘理也

閻纘爲西戎較尉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  
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  
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  
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繇  
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  
師傅下至羣吏率服膏梁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  
儒素如衛維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  
莊之類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

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  
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甚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  
諸王師友學問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  
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  
書但共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  
相長益臣嘗恐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  
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  
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  
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築思子之臺今適  
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

子尚可禁持重選係傳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官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傳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

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祇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之學皆取正人共相規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於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傳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繇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宐空虛宐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

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官不經東宮情不私  
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  
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能自結天日情同閤寺慳  
慳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  
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  
當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  
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奏御不省皇太孫立纘復上  
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  
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  
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

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  
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官向令陛下卽納臣  
言不至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  
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  
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  
伏言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  
中慰慈悼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  
所爲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  
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  
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制太子

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  
既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  
昔漢武旣信姦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  
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  
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  
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繇世教寬以成節雖  
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以來用法太  
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強爲今世之  
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  
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後復召王此繇漢制本寬

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  
誰敢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  
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殺高祖高祖不誅以明神  
道田叔孟舒十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  
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  
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諍則聖意必變太子  
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  
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  
者後聞頗有人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維陽  
獄奏科其罪然臣固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

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  
審者此繇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世事多故若有不  
虞強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  
恩同於酈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  
自今以後諸有廢典倉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  
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  
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  
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  
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啓諫而爰倩贈以  
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爲比以寵其魂

推尋表疏知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  
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也續  
又陳今相國雖已係傳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  
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  
而不衰如城門較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爲  
師傳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  
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  
無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少  
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  
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



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竝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床帳行則參乘加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擁伯禽曹參管密二伯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旣簡於恩亦疏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

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至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纘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爲苟全儲君賈氏所

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  
實自宐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曾子曰可以託  
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  
尹向雄昔能犯難定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  
至於先帝以爲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雄之北則豈  
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爲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  
全三族如郭倣郭斌則於刑爲當又東宮亦宐妙選  
忠直亮正如向雄此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冲  
選置兵衛宐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  
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

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謚前見臣表理太子曰

閻兒作此爲徇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爲臣

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某

名犯太祖廟諱下字

與謚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爲

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徽等皆謚父黨共相沉浮人

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爲怪今詔書暴揚其罪竝皆

遣出百姓盛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徽二十四人宐

皆齊出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

顧榮爲元帝丞相軍司散騎嘗侍凡所謀畫皆以詔

焉榮旣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

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疏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殮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宐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強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冲虛納下廣延俊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引九合之勤雪天下之恥則羣生有賴開

泰有期矣

丁潭爲元帝丞相西閣祭酒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史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旣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嘗心此爲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旣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各難以速成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塞姦凶周雖三聖功成繇武今戎戰之世益宐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事不充夫爲國者猶爲

其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取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彊尙審其宐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殫財盡而威望挫弱也

熊遠爲御史中丞元帝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電大震暴雨非時浮自克責雖禹湯罪已未足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飭負乘糶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滑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離賊

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旣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是臣子之責宐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在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違道虧私塗日闢強弱相陵寃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雜此三失也世

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  
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  
相登進士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  
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  
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皆此之繇不明其黜  
陟以審能否則此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羣司以  
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  
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辨諍之時士有祿仕  
之志焉郭翼上書武帝擢爲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  
從受直言誘進將許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

然後爵之位定祿之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繇  
也求才急於疎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  
無違滯堯取舜於側陋舜拔賢於巖穴姬公不曲繩  
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  
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  
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  
改雖拜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  
益也

郭璞爲尚書郎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興也亡而自以爲存者末世之所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短乃至聞一善則拜見規誠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勲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繇法令太明刑教太嚴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大理空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

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菑摧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泄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矣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其亂者多小人愚險共相扇動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案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怒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賡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顛顛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菑譴不生矣

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暫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啓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卽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

繇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惟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切所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彼裔土不宐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責者則當克已修禮以弭其妖不宐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烝變化萬端亦是狐

狸魁憑假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明帝卽位谷因亡走

孫霄爲瑯琊國右嘗侍瑯琊悼王煥薨年一歲元帝悼念不已營起園陵工役甚衆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實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節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

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澆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切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翼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拍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宐節省者也若瑯琊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若王公百僚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木價值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宐如此過飾宐從粗簡又接禮記



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瓶以壺瓶  
爲差則柩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  
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爲堅固無  
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嘗典旣減  
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於  
廟祖而行及墓卽窆葬之日卽反哭而虞如此則柩  
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上而無情於丘  
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  
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  
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

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  
半州之地彫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  
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正  
是規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  
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  
敢安也今瑯琊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  
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  
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  
山海表寢不報

江適爲吏部郎長兼侍中時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

道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濬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皇上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雁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林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以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爲勤此自古之令典執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嘗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

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畧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饋河雒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軍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嘗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宥養以玄虛

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必於  
仁義馳聘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  
義農俯尋周孔其爲逍遙足以尊道德之輔親縉紳  
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日而聞則庶  
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  
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羣正辭  
臣雖材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  
帝嘉其言而止

孫綽字興公爲散騎嘗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  
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雒陽朝廷良溫不  
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竝知不可莫敢先  
諫綽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  
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  
服涖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  
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  
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  
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  
土分之釁誠繇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  
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  
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

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較實量分不得不係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維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輪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係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

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餘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踰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海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人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嘗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

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  
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  
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  
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雒陽於陵所築三壘以奉衛  
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  
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  
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  
電赴若身首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  
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  
之志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

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  
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故陛下春秋方富溫克  
壯其猶君臣相與弘勝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  
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  
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竊以無諱之朝狂  
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採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  
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畱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  
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  
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

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

許榮爲左領衛將軍時孝武帝以會稽王道子輔政朝政旣紊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爲郡守縣令竝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戒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於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天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

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繇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入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傍法服五戒粗法尙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感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宐出臨東宮尅獎德業疏奏竝不省聞人夷爲博平令時孝武帝以會稽王道子輔政道子旣爲皇太妃所愛時失禮敬帝不能平然以太平之故加崇禮秩夷上疏曰驃騎諮議叅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天官其子壽齡爲

樂安賍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  
姘屬類動亂時殺賤人饑寒流僅不絕繇百姓單貧  
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嘗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  
苦諫被囚殆至沒命而嘗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  
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  
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

